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三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譎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怠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

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鬬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

故也。故禹與氏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福可必，菑可去矣。

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

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

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于行，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若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

修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

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藁藁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亾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



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成王曰受命矣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平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歿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聞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

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上之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有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審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

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臣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舉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

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響，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

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君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

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

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管子牧民篇

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



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成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士經篇

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困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大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數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故

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  
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  
成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心而爲  
紀法令爲綱維吏爲綱瓘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  
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  
被蓑以當鎧鑄道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  
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二月菽室煖造鑽燧易火  
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饗久禱以魚爲牲  
以麋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母殺畜生母拊卵母  
伐木母天英母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

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  
解仇讐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  
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  
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  
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  
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  
蒼則身蒼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  
一令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敬。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敬乎。曰。敬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墨子曰。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人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蕃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二耳之聽也。

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握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爲聽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垂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

墨子尚同篇

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

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  
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  
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桀  
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  
賢名之闢籠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  
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禮

功名篇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  
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  
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  
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  
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  
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  
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先

篇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

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太師曰：民之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循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



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爲言萌也萌之爲言也辟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輪焉忠信節

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舉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

賈誼大政篇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國最富彊。夫國富彊而

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嗜慾。凶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

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  
不宜民不寧之禍也

范曄對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  
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  
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  
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  
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  
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  
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

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  
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  
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  
損一日歲亾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  
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 其二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  
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  
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臣謹按春秋  
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

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



王莫之肯爲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防壞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亾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亾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其遺

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鬻頽抵冒殊扞  
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夫君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  
于天夫仁謹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  
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  
及羣生也

董仲舒賢良策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  
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  
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

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  
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  
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  
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  
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  
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  
耻，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歛亾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亾  
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相  
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  
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大學。

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必應善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亾。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

齊格內古  
為其但於  
齊格之中  
少石分則  
之意斯無

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  
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  
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  
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  
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  
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  
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  
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  
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祿德而定位則

其二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道者萬世亾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

厥後漢家  
一代明也  
夏忠

曰。亾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  
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亾  
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  
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  
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  
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  
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  
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是，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受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亾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敢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



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在武帝之  
時可作禮  
樂而一稱  
與且紛紛  
備哉

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大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卽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矣其三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  
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空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

漢徐樂上書

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  
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  
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  
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  
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  
而不得還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

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

公孫弘以對策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  
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  
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

嚴安上書

昔楚莊王問叔孫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  
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  
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  
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  
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  
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  
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  
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  
賈誼以才逐而黷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  
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  
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  
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

鋪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  
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  
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  
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  
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  
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  
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  
陷則與處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  
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桓譚論時政所宜疏。

聞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史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廼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

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禔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



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  
禁。化。道。以。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對李因賢

良時務策

桓帝時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陳龜世諳  
邊俗拜爲度遠將軍臨行上疏 前涼州刺史祝良  
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  
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斥姦殘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  
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臯隸掃除更始  
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

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今中官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克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陛下有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劉瑜上書陳事

臣竊聞後官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

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荀爽對策陳便

宜

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七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喜、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惠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

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慙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

虛偽雜穢難得勝言

桓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荀悅志在獻替而  
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益謂正俗君子以  
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  
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  
也

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  
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  
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

仲長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澆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井田

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續益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四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未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滅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



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謂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謂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謂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自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

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項。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禦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

克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

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傳玄上便宜五事

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

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

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

援助。司土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

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

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

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

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諸

奏事節取  
蓋雖然可  
存

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  
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  
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  
開荒須一年之後卽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  
蔬食之人于事爲便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  
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  
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  
南六州之士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  
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  
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

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饗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位官。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溫嶠奏軍國要務

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

皆老多長  
擾民亦無  
益于國

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  
哀削更相呼擾惟事微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  
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  
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驚困邑宰則拱  
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

郡猶掣肘

梁散騎常侍賀  
家改陳四事

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  
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

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

周以霖而詔羣臣上封事  
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

選上言  
四事

遇喜則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則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癩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議之于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

罰加于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危所係。安可以不慎哉。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于霸乎。管子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于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



之是賞倭人也。倭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  
倭。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伯者之  
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倭人也。如此唐魏徵時政疏

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  
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于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  
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媸，何者爲美惡？建  
今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  
勵。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  
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恐有穢皇風。今之  
牧伯，遷代大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

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

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唐劉知幾表陳四事

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忘漢之憂。以杜其漸。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

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兇自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貪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焉。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並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王兵吏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

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

夫如草芥。

劉菁對

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  
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  
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  
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  
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  
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  
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

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令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

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  
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中書舍人得備顧問、  
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  
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  
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  
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  
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  
自駭、不知其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  
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鑲各有輕重、  
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

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

宋則錫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疏

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已而爲人也。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

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  
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  
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  
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  
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曄副使閻彥進判官  
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  
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  
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  
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  
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



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爲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

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泚。取二十載之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廢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直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耻格之風。漸多闡茸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自秦已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

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于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盡。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憲宗嘗命均銓品庶官。均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均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

則垂衣而治矣。

王禹偁憲  
詔言事

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與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食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

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  
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  
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  
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  
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  
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  
三周年、卽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  
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  
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

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克。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克。試銜在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克。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旣奏得子克。京官明異於庶僚。大

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克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館等遇大禮許奏一子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卽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勤勞著聞中外非特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乃許陳乞如一年內非次移改者卽許通計三年陳

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克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獎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此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



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卽賜召試試優等卽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陳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卽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

章。仍。上。殿。稱。薦。以。克。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之。日。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又。外。郡。解。發。進。士。諸。色。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

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  
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  
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旣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  
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卽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  
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旣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  
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  
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多言命運者是  
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皇朝之初，  
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  
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

或纔罷去便入見闕常初價至賤之時俸祿下輟士  
人之家無不自定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  
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  
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  
家鮮不窮窘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  
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  
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  
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  
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  
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

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  
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  
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  
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  
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  
升權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  
臣知蘇州自檢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  
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  
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  
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

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常。特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

聖諭

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踰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驕蹇凶逆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

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置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克則必散爲羣盜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紿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克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特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枝次第並先審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



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  
施行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  
如舊桎梏老幼藉沒家產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  
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  
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尊稟  
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  
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  
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今  
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  
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

經常。卽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淮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有誤施行。范仲淹答手詔

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

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  
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  
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  
以故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  
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  
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其涼。諸蕃  
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  
成鼎峙之勢。非如曩者。昔年眺梁於銀夏之間耳。且  
元昊累歲盜邊。官至垂。勳今乘安。大。至勝之氣。而遣  
人納和。則知其計。命。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

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况北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誓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壞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而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卽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

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織未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皆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卽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

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做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今帝都

無城墮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  
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

其廩庾。則皇居壯矣。

韓琦論  
時事

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  
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鑰也。是六  
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  
成法。苟不襲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  
有窮期。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  
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  
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目非憂公忘私之人。大

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譬猶膠版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画以丹青。衣以文綉。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

司馬光進  
五規狀

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克。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



則進無功則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不必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

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嘗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

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辦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

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整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

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  
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  
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  
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  
職之人亦無所與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  
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夫帝王  
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  
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  
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  
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

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  
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  
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  
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  
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  
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  
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  
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  
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  
曷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

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位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

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



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  
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  
非嘉事也

應詔論  
體要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五

經濟編

治類

風俗

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于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堯氏變翟嬰兒生

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秋燥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殺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于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灌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

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植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水擊則波與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與不可以爲平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諭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于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塋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于世。而誹譽萌于朝。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皇之時。或人蘊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劉安齊俗訓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

攻擊奮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圻諸侯設誦而相  
飭設輓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  
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  
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  
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祭政行爲狗  
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吁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  
弟欺突自父逆于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  
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毋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  
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敗多何傷欲交吾

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有貴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母罵。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姦，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于此矣。商君建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耨鉏，杖彗而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而詆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失之術也。悲夫。

賈誼時變篇

天下有瑰政于此，子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現也。今有瑋術于此，奪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



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  
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之物而務雕鏤纖  
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  
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  
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子  
民民大貧以本子民民大富翻釵文繡纂組害女工  
且夫盲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經能具天  
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  
悚迫于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  
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

下公得冒主而使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食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被民而民必煖，而有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卽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皆着于本，則天下各食于本，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

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今去侈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故侈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姦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懲

速救也

理璋稿

故田疇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

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振一貧賢薦  
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忠魚所以專名于前  
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  
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  
者旣往而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  
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  
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朱穆崇厚篇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  
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  
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

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栖于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唯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侔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

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鳴韓非謂之  
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  
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  
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之  
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謫之以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  
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  
未嘗干祿于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于朝而其  
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  
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收世之政文士競  
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功高矣而意未滿功報

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臣愚以爲

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

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言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



與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趨，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晉庾峻上疏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自古諸侯風俗大小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濶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

在春秋世最爲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澁齷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于、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聳、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議、事、情、警、敏、有、餘、矣、至、于、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于、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

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友。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克。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淵。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未。平。之。治。未。必。優。于。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神。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

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

宋唐庚儼俗論

### 總攬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及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實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管仲法法篇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

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  
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  
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  
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版法篇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  
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  
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于重臣。生殺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亾之禍。

明法篇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

能滯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務。故聖君持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遷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滯之。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任法篇

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

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



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  
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一  
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賧乎如時雨百姓利  
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  
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  
其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  
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非王道篇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于賢以劫其君矣舉則  
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

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愛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于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揣而使

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  
二篇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土下無爲  
使雞司夜令狐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  
事乃不妨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  
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  
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  
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  
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  
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

貢情謹修所事待命于天母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亾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道不同于萬物德不同于陰陽衡不同于輕重繩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濕君不同于郡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落若甚醉脣

平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唇乎，愈憚憚乎，彼自誰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華，則動泄不失矣，動之容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旣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踈孰親，能象

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  
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  
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  
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母富人而貧焉母責  
人而逼焉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于股難  
以趨歪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  
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試其母爲主而無臣  
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  
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欲爲其國必伐其衆  
不伐其衆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

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  
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載下匿其私用試  
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王之寶也黨  
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  
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  
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  
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  
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母使民  
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  
其罰母弛而予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鬪嘖嘖豺狼

在率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  
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扶疎木枝扶疎  
將塞公間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圖數披其木  
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母使  
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  
心公子既衆宗室憂陰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母使枝  
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  
淵母使水清揆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符

楊  
權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讐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追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于忠信無以不禁二者昏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能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

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于事者困于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飭言以僭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于後。後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

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特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未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共出少者。可爲也。惑迷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亾。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非。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

曰無變古。母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母變股。太公無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戈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麻。憧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寅虎受阿。

八編卷之三  
六  
謗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擲賈非載旅御習于亂而  
容于治故鄭人不能歸 南面稱

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  
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  
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  
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  
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因勢。行教嚴逆而不  
違。毀譽一行而不議。且夫主造力不敵衆智不盡物  
與其用一。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  
則其身不。君盡人之能中君盡人之

矣此謂事劫至于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瘴之此  
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  
三劫止塞則于矣

三守篇